



## 等雪

■薛丽（河南）

把窗棂擦了三遍  
好让暮色里的云，更分明些——  
驮着嵩山的霜、黄河的风  
在老城檐下，悬成半落半凝的念

茶炉煨着第三泡毛尖  
叶芽舒展，像未道尽的寒暄  
案头宣纸，半阙留白  
笔锋顿处，恍惚是你踏雪的足迹  
在街巷间，忽近忽远

街角法桐，放弃了最后一片枯叶  
我站在昨天的脚印上，等的不仅是一场雪  
你围巾上的流苏，蹭过我额头  
有一阵漾开的暖  
你笑着说：  
这尘封的雪啊，比江南的雨更懂缠绵

雪落之前，期盼已悄悄成型——  
是二七塔下，路灯拉长的影子  
是商城遗址，夯土里渗出的薄凉  
是我，数着钟楼的钟摆一声，一声……  
把日子数成透明的霜

你来时不必带伞  
我倚在巷口，捧一束蜡梅  
雪落在你发梢、我的肩头  
就这么不管不顾地站着，站成这古城里  
一幅温柔到刻进时光的水墨

## 回家的路

■范慧群（湖南）

回家的路  
是水墨画里，一抹淡远的山影  
薄，且朦胧  
蜿蜒着，伸向云深处

指尖触到的风是凉的心头，却裹着化不开的乡愁

昨夜梦里  
一声尖锐的汽笛  
划破异乡的冬夜  
铁轨尽头，立着母亲的站台

那列火车  
载过期盼，回望悲欢离合  
也载过游子展翅的梦  
一路清苦，一路不舍  
却在岁月里，慢慢酿成回甘

心有归处  
回家的路  
再远，也是归途  
再长，也在咫尺

本期责编：向昌斌

# 托塔天王

■高春阳（吉林）

我决定带老爸去看一场电影。

这是有生以来头一次，我带着我爸去看电影。

小时候，都是我爸带着我去看电影。只要有适合我的片子，他就一部一部带我看。当然，不花钱——我爸在电影院烧锅炉，随便出入是他的工作。他拖着我这个小尾巴，就像胶片拖着光束。

我爸领我进过放映室，那里是一个小宇宙。放映机像造物主，胶片一转，镜头将一束光投射到银幕上，一块白布上就有了爱，动了情，生了恨，记了仇。

光里的世界是宇宙的另一头。

宇宙这头，我上小学，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。宇宙那头，我刚交了个朋友，他叫哪吒。那小子年龄比我小，会得比我多。他三头六臂，手持混天绫，脚踩风火轮，上天入海，跟龙王三太子敖丙斗得天翻地覆。

过瘾。动画片《哪吒闹海》我看了十多场，场场不好找座。影院里一楼座椅呈“步步高式”排列，一排对应一个台阶；二楼的座椅则整体呈U形分布，像老母鸡张着一双翅膀，使劲儿往前扑。我喜欢二楼翘尖那地方。坐在那，楼上楼下尽收眼底。

我不是哪吒。我爸是托塔天王。我爸长着络腮胡须，人称“高大胡子”。他不托塔，拿锹。高大胡子拿锹不光要给

锅炉喂煤，还要命令东海龙王在锅炉里吐火，把温暖送给观众。就我爸撒大锹那英姿，顶天立地，他不是托塔天王，还能是谁呢？

对了，还是我妈的天王，还是这个家的天王。我爸烧锅炉干一天一宿，歇两天两宿。歇那两天，他又另外找两个锅炉去挣命。等于一个月下来，他从不休息。他要供我和弟弟念书，他要让我妈买得起土豆和白菜，他要支撑起“陈塘关”。

我爸常说自己手粗，没文化。不希望我和弟弟手粗。手细多好，细皮嫩肉能握住笔。可别再像他那样了，一双粗手长年握锹把子，老茧比肉都厚。我爸不会说。不会像太乙真人那样给哪吒说。他的招儿是领我去电影院，让电影说。他说或者我妈说，我耳朵在这儿，心思在那儿。可李靖和殷夫人在电影里说，我的耳朵和心思就拢到了一堆儿。

我爸唯一自豪的本事，就是力气大。力气大算本事吗？我怀疑。但他健美，是大力士，却无疑。他双肘一屈一伸，肌肉团子就此起伏，突突直跳。单位里掰腕子比赛，他年年第一。他单手就能把一辆推煤车举过头顶，那气势堪比托塔天王，旁边的人全部看傻。

借我爸的光，我小时候看了无数影片。借电影的光，我打小就对宇宙的那头充满幻想。读书、升学、创业、结婚、生子，三十年后，我从哪吒长

成李靖，手下也有了“结界兽”。我把“陈塘关”从东北搬到南方。

我爸——托塔老天王，他工作过的电影院拆了，那地方现在盖起了一座高楼。宽银幕没地方挂，画面和声音不得不搬家，都去了网络和手机上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又回到了电影。

现在的电影院像休闲吧，豪华舒适，一个小厅，像一个小家。这些年，大片越来越多，票房越来越高，节假日，人们除了上街吃逛，就是去电影院。

这是有生以来头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我带着我爸去看电影。

带我爸看电影是一场挑战。不是挑战银幕上的剧情，而是挑战银幕下的轮椅，挑战上车下车，挑战台阶和卫生间，挑战药罐、尿壶、便盆等一切跟我爸身体作对的东西。

我和弟弟还有老妈，费老大劲才把老爸弄进电影院。老爸不需要电影院的座椅，他有轮椅。轮椅是带轮子的座椅。只能在过道上，且不可影响观众。

老妈特别担心：“公众场所，拉了尿了咋整？臭气熏天的。”

我也怕。可我就想赌一回，就想在二月二龙抬头这天，领我爸看场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。自大年初一这部电影上映以来，我已经“刷”过三遍了。

灯光一关，全场寂静。熟悉的光影回来了。哪吒在光影里冲老爸笑，冲老爸哭，冲老爸淘气，冲老爸不服输。

老爸眼睛不够用了，一会儿瞧瞧银幕，一会儿瞅瞅影院。这里当然不是他曾经在其中工作过的无比熟悉的“山河社稷图”。他偏瘫了，能动的只有左半身。他失语了，“说话”只能靠表情。东海龙宫里那个坏蛋海夜叉，十二年前把我爸的左脑动脉给堵上了。我想是哪吒端着一杆火尖枪左冲右突，帮我爸清理出了一条血路。可惜还有残余。残余把我爸变痴，变呆。他说不出话，认不清人儿了，瘦得像根银棍。大胡子走神儿了。他曾有使不完的劲、一身引以为豪的腱子肉，都被“无量仙翁”收走了。曾经他单手就能举起一辆推煤车，现在一只手哆哆嗦嗦，都握不住一根筷子了。

老爸盯着动画片里的玉虚宫，眼神热辣。我看出他的心情在跟着天元鼎变得滚烫。他忽然转头找我妈，找我弟，又找我。老妈伸手握住老爸的手，我和弟弟也搭上去。黑暗中，我们一家四口人的手，紧紧抓在一起。

老爸眼眶湿了。他朝银幕上的托塔天王一努嘴，扭头看我，无声地笑了。

老妈有点哽咽，轻声说：“没想到，你爸还能看懂。”我说：“他知道自己是谁。”

# 筠西旧事

■黄黄旻（江西）

衣机、电视、冰箱、锅碗瓢盆，连同我做菜的手艺，都当成了大家的共同财产。

小楼恰好立在党校脚下，依着后山的丘坡而建。有山的地方，野花野草总格外繁茂。春天一到，各色草木便像约好了似的，轮番登场，把山野闹得热气腾腾。先是蓬蓬的枸杞藤，从山头顺着土墙倒挂下来，抽芽展叶，越长越密，竟积成了一堵绿墙。接着，野蔷薇也开了，一丛丛偎在墙根下，开得热烈泼辣，枝桠上的尖刺，稍不注意就勾住路人的裤脚。金银花也不甘寂寞，黄白相间的小花簇拥成团，有的顺着电线杆攀到半空，有的索性钻进我的阳台，在窗棂外肆意招摇。

我却总爱做些“煞风景”的俗事——这些摇曳生姿的花草，常常成了我的盘中餐。枸杞苗炒鸡蛋，清炒栀子花，小蒜炒饭，荠菜饺子配荠菜粥，香得两个兄弟再也不肯去食堂。一到饭点，他们就拽着李哥往我家跑。在他们不遗余力

的“宣传”下，我家的饭桌越开越大，大小食客们围在灶前，吃得眉开眼笑，满屋子都是热热闹闹的烟火气。

当然，骨子里藏着几分小资情调的我，也爱弄些浪漫的小把戏。晒一把金银花泡茶，扯几根狗尾巴草编手环脚环，剪去蔷薇的尖刺做个花环，再把红彤彤、亮晶晶的枸杞子摆成两颗同心，惹得李哥感动不已。邻居家的腊梅枝斜斜探进天井，暗香浮动勾得我神魂颠倒，便自作主张把它算作“我家的”。折几枝腊梅，做枚戒指、簪朵胸花，走出门去，一身都是清冽的香。

儿子刚出生那会儿，我的父母亲欢喜得像个孩子，日日往小楼跑。白日里来瞧一回，晚上还要再跑一趟。父母家离得不算远，却要穿过全城地势最高的党校，上坡下坡，都是几十级的高台阶。那会儿他们还硬朗，来来回回，竟半点不见疲倦。有一回遇上大雪，党校的后门锁了，他们竟寻了

围墙的缺口，小心翼翼地爬了过来。那么陡的坡，那么厚的雪，那么滑的山路，我至今都不敢细想他们是怎么一步步走下来的。刚出生的小娃娃，打个哈欠、伸个懒腰，在他们眼里都是人间奇迹。老两口围着孩子，一声声惊叹，一声声“乖乖宝宝”，儿子就在这般满溢的疼爱里，快乐无忧地长大了。

筠西老街，是这座小县城最古老的一条街，承载了无数高安人的记忆。它在五年前被拆除了，可我每次经过那一带，仍忍不住驻足。怀想着昔日的市井烟火，也憧憬着日日在建的工程，能将这片土地雕琢出新的惊艳。哪怕眼前仍是一片荒芜与杂乱，心底也总揣着一份希望。

小楼里的日子，鲜活得仿佛就在昨日，却终究是回不去了。白驹过隙，时光的沙漏沉淀下过往的暖。我知道，在崭新的筠西大地上，还会有一个又一个新故事，正缓缓上演。